

# 抗日空軍服勤記趣

● 朱士熊 (本誌特約撰述)

我在抗戰初期，受徵調到空軍服務，前後五年多時間。在服務期間，遇到一些事值得一記，特整理幾段如下。

## 孕婦母子免去空難

那是一個訓練單位，奉命由四川梁山調往甘肅蘭州。第一批空運是三架大型運輸機載運人員，其中一架並負有爲一批小教練機領航的任務。兼負領航任務的運輸機，因爲隨行的小教練機攜帶油量有限，必須在漢中機場落一次地（加油、休息），並在天水機場看到小飛機安全落地之後再轉飛蘭州。天水到蘭州之間路程不遠，地形比較容易辨認，不必再由大飛機領航。從梁山出發的另外兩架大型運輸機，因不兼領航任務，直飛蘭州，兩個鐘頭左右即可到達。

我的座位被分配在負有領航任務的運輸機上。全機約四十位乘客，有一位是毛瀛初隊長的夫人。她正懷孕，挺着一個大肚子。多一次起落、盤旋，對她就多一分危險與不舒適。而且飛行時間比直飛的兩架飛機較長。兩架直飛蘭州飛機的乘客，有一架載的全是回國的蘇聯志願人員。這

一行人是由前進基地轉程來梁山，爲了等待氣候好轉已在梁山逗留了好幾天，這次和我們調防碰巧同時出發去西北。

訓練單位蘇聯籍的總教官，預定駕駛一架小教練機與我們同行。他和毛瀛初隊長是工作上的搭檔。看到毛夫人懷有身孕就主動的提出和回國的那批人打個商量，換一個人來搭乘我們的領航客機。到蘭州再與隊友會合一道回國，而毛夫人則可搭上直飛的飛機，免去不必要的飛行的折騰。毛隊長爲人很謙沖，當時表示不必多此一舉，換來別人的不快，但總教官仍堅持着。沒想到他碰了一鼻子灰，一行回國的人居然沒有一個人同意這種交換。毛隊長於是強拉着總教官走開，大家繼續籌劃調防的事，結束了那段插曲。

三架運輸機依照計劃依次起飛，我們的那架殿後。因爲我們身後帶了一批小飛機，因此需要時間讓他們一一起飛編好隊形。坐在大飛機裡往窗外看，一隊小飛機編隊時左時右伴隨飛行，煞是壯觀。那天天氣並不好，有雨有濃雲，小飛機因之時隱時現，更增添畫面的美感。川北一帶的山脈大都披雲層遮住，小飛機穿雲飛行，既

有迷航的可能，更有撞山的危險，還要擔心油量消耗是否足夠。在一個大家彼此都看得見的機會裡，大飛機機長下了決心。晃了三下機翼，作了三百六十度的一個大轉彎，開始回航。這是爲了安全的理由。小飛機機羣馬上接收了這個信號，紛紛也掉頭轉向梁山飛。安全著陸，算是白忙了一場。

後來當天收到消息，說兩架直飛的飛機，一架平安抵達蘭州，一架半途在秦嶺一帶失蹤（天氣太壞）。失蹤的飛機，正是蘇聯籍回國人員乘坐的那一架。我的老友秦伯雅，乘坐另一架飛機當天平安到蘭州。第二天，我們依照預定計畫再次起飛到漢中，落地加油休息再起飛到天水。到了天水，看到小飛機一架一架的平安落地，我們這架運輸機搖了一搖機翼繼續單獨向西北飛去，一路平安的到了蘭州。到蘭州後我們獲悉，昨天失蹤的那架飛機在秦嶺一帶撞山全毀，沒有一個乘客倖存。毛夫人逃過了此厄運，而不肯交換座位的那一批人，在劫難逃，全體喪失了性命。

約三十年後，交通部民航局長毛瀛初先生去紐約開會。我那時也正在紐約，知道了以後，

曾經邀請毛局長便餐。闊別數十年之後重新聚晤，暢敘衷懷，誠是人生一大樂事。在座有一位年輕人，是毛局長的兒子彼得。我憶起往日舊事，問毛局長，彼得是否就是毛夫人在梁山懷孕時肚裡的「孩子」，果然就是他。

回頭再談那天，我們到了蘭州，故事並沒有終了。教練機羣還未到。「飛報」告訴我們，那個機羣已平安的自天水起飛。蘭州機場作妥一切迎接的準備，大家就在機場等候。機場安靜極了，大家專心搜尋空中是否傳來引擎的聲音。而且切盼那「隆隆」之聲快點出現。天色不覺暗下來了。清早我們由梁山飛漢中。轉天水，到蘭州時已是下午三點鐘，天色暗下來，估計教練機的載油量應已消耗殆盡。唯一的希望是獲得附近其他機場的報告，告訴我們那些飛機落在他們那裡了。不知甚麼時候起，沿着飛機跑道方向亮起了一長排火舌——在一排半截油桶裡點燃廢滑潤油——希望空中飛行的人可以看到蘭州機場，這不過是「盡人事」的形式而已……沒有直接勤務的人開始默默的走開。

第二天，我們獲悉這些飛機飛到了青海，一則因天已暗了，二則因油料用盡，全部被迫降落。除了總教官的那架飛機因降落地點不平坦，造成人機俱毀，其他的飛機則安然無恙，只受到些微的損壞。這位曾經轉戰異域的空軍軍官，沒想到最後埋骨於蘭州中國空軍公墓，是命運之神早就注定如此嗎？

## 蜀道西行遭匪洗劫

在空軍服務期間，我遇見過二次土匪。第一次入川，我坐船經過了長江三峽。兩岸風景迷人，美不勝收。我的目的地是到梁山機場報到，到了萬縣上坡起旱，從萬縣坐公路汽車到分水（小地名），底下到梁山的另一半路沒有汽車可坐，但有可通汽車的大路，只有起旱或者坐「滑竿」。我沒有走長路經驗，再說又有差旅費，自然選擇較輕鬆的辦法，僱了一乘滑竿抬着我走。滑竿走山路，而不走大路，山路沿途的風景更加美，薄霧半掩着山巒，一邊是峭崖，依着山勢鑿出來的小路，鋪的是石板。轎夫們的脚步很踏實，不疾不徐。沿途不少行人來來往往，在經過兇兇標時，忽然有一人跑到我的滑竿前約十五公尺的地方，停下來，一轉身，他舉起在槍把上繫着一條紅巾的「盒子砲」（有木盒作為槍托的一種毛瑟槍），直直對着我的額頭大喊了一聲：「站住！」我走出滑竿面對着這位槍手。這時另外四五個人各持長短傢伙，從我身後過來把我包圍住。這些拿槍的人並未個個舉槍對着我。我怔在那裡不知手措。領頭的人——舉槍對着我的那個人——又說話了：「檢查嗎啡」。我以為要檢查嗎啡就讓你們檢查好了，反正我沒有帶違禁品。這時有人開始解開繩子，預備取下綁在滑竿後面的手提箱。領頭的人將我口袋的錢包拿去，我這才明白，不是甚麼檢查嗎啡，我是遇到「棒老二」了（四川人把土匪叫棒老二）。

我的手提箱這時已經被解下，一位老哥拿着一把尺把長的刀，要來劃開我的箱子。我發現他的雙手都在抖，原來他比我還緊張。我說我有鑰匙，讓我來開。箱子打開了，領頭的人又叫到：「污蔽（髒東西）多得很，好生（細心）的檢查」。他們帶來兩個粗麻袋，開始抓箱子裡的東西往麻袋裡塞。箱子裡有一個朋友託我帶去梁山交與某人的紙盒一個。一個嘍囉問我說：「這是啥子」？我說這是朋友託帶之物，我真不知道裡面裝的是甚麼。我並且說：「想來不會是甚麼貴重的東西。可不可以留給我帶去轉交，好對朋友有一個交待？」那一夥人居然同意了。我也不知道那裡來的膽量提出這一個要求。在取我的衣物時，我又壯起膽子對他們說：「大家都是出門人，給我留一件毛衣過冬行不行。」這時一位老哥拿着我的一件毛衣本來要塞進麻袋裡去的，又扔回到我的箱子裡，手提箱幾乎已完全空了。留下的只是幾套換洗的襯衫以及內衣短褲。

這時路上來往行人不斷。挑擔子的，空手的；三兩人一行，或單獨上路的，都有。大家都用眼睛一瞟，知道是「搶人」；還是各走各的路，不想惹麻煩。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嗎？我不禁感到奇怪。一位拿着一管長槍的老哥，走近我的身旁，提起我的左手，摘我的戒指。他可能緊張過度，不是順着手指往下摘，而是用力橫着向外拉。我連忙說：「讓我來」。我取下自己的戒指交給那位老哥。

大概是頭兒覺得事情辦得差不多可告結束了，他對我說：「好了……你走吧」，我連忙請兩位轎夫把我的手提箱放在轎桿上鬆鬆的一捆，二人抬着空滑竿，我轉過身去隨着他的身後步行了幾步。「呼」的一聲極清脆的槍聲，在我腦後傳

來「咻」的一聲，劃過了長空。我正在走路，並沒有覺得腿軟；晃了晃兩隻手臂，也沒有痛楚，身上也沒有覺得被打一個窟窿。我肯定這一槍不是對着我開的，頭也沒有回，逕自加快步伐走向遠去。這時我才想起我該慶幸自己的平安。

坐上滑竿之後，我開始擔心萬一路上不幸再遇見第二批棒老二，我可就慘了。東西沒得搶，該拿人來出氣了。於是我對抬滑竿的二位轎夫說：「剛剛那幾位朋友够義氣，沒有為難我。你們都親眼看到。但是倘若再遇到那一路的朋友，我已沒有任何東西分給他們了。那時全憑你們二位老哥替我打圓場，為我作證人，說幾句好話請他們高抬貴手放過我」。他們二位說：「你算是背時。這一陣子路上行旅一向很平靜。今天不知怎麼搞的遇見他們了。不會再有事。萬一有事我們無論如何幫你擋一擋，小哥哥放心。」還好，一路無事，天黑以前我到了梁山。

原來分水下汽車後，我就立刻被判定了「肥羊」的命運。僱滑竿時，這事的安排即告開始。講妥一乘滑竿之後，兩位轎夫對我說：「先借我們幾個錢。不吹一口煙路上沒得氣力抬。」吹一口煙，就是要吸一口鴉片之意。當年四川鴉片煙流行，為害頗烈。聽說去廉價煙舖過癮的人，是站着吸鴉片，並不是躺在煙舖上吞雲吐霧慢慢的享受。轎夫一般人都很瘦弱。但過足煙癮之後，居然也能抬人走山路，是生活逼人的結果。他們是在預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轎夫們去「吹煙」，我坐在茶館裡面等，「作生意的」朋友們這時已經集合出發了。他們熟悉下手的地方何在，如

何佈署，如何掩藏，疏布袋早已準備妥當。

抗戰時期，軍運交通不能出紕漏。於是政府有一道命令分發到各縣，責成公路上行車的安全，交由各地保甲直接負責維護。萬一有搶劫的事發生，那個地段的負責人要坐牢，損失照樣賠償。因此凡有公路通過的地方，沿途保甲（現在的鄉里）組織起「護路隊」，一則管制地方上的混混，不得作壞事，二則沿路巡邏不得讓各路混混混溜進本地段下手搶劫，為害本地方。四川民間槍枝相當多——軍閥割據的結果——有的甚至可能「打不響」，但拿來唬人還是有用處。護路隊的朋友們責任在保護公路，但拐到山路上偶爾作兩票生意，撈點外快算不了甚麼怪事。那就看誰該倒楣了。而正巧讓我遇着這件倒楣事。

### 赴渝途中短兵相接

不記得是出差還是抽空請假回家去探親，那次我搭便機到了廣陽壩機場。距重慶市還有幾十里路遠。公家當時沒有車子進城，我們可以在機場留宿，次日再搭公家的汽車到重慶。不願意等的人只好自己僱滑竿到黃菓垭，過江進城去。空軍軍官李碩中尉和我決定立刻進城。他有一把長管的左輪手槍；閃着藍光，非常漂亮。我在兔兒標事件之後，公家也發給我一把二號百朗寧手槍自衛，頗有壯膽的作用。兩個人都認為不必住在機場浪費寶貴的時間，決定坐滑竿當天趕到重慶。我把兔兒標的經驗告訴了他，兩人約定沿途提高警覺，又仗勢自己手中有武器，所以僱妥滑竿上了路。我們告訴轎夫儘量走公路，非有必要

避免抄小路。轎夫們說全走公路繞得太遠，但是答應只在幾處需翻越幾個小山坡，其他沿着公路走。

我坐第二乘滑竿，李碩在前頭走。遠遠地我看到有五六個人向着我們走來，好像「護路隊」人員。其中兩個人身背長槍，走在一堆人的最前面，距離後面的人約有三四十步遠。這時，背長槍的兩個人已經與我們交叉而過，走到我們背後去了，倒也無異樣。但還在我們前面徒手而無槍械的那幾個人，有一個人顯然在他們一行之中落後了，變成獨行在這些人之後，造成一種壓陣的情勢。他穿的是一襲舊長衫，右手從大襟上斜肩鈕扣之間伸入長衫之內，似乎在掏取甚麼東西。他的左手在長衫外隔着衣服似乎抓着那件東西的下部往上推。我急忙告訴李碩，那個人的神情動作都不大對勁，要他留意盯着他。這時我轉回頭，去注意已經走到我的身後的那幾個人，包括已經離開我們有四五十步遠的那兩個長槍手。李君索性把左輪槍自槍套中取出，握在右手裏，左手抱胸，蓋住拿槍的右手使外人無從看見，若無其事的正視着前方。這時兩方越走越近，其他的人都已和我們交叉而過。壓陣的那位老兄距離李碩大約五步的距離，突然從大襟斜肩那裏抽出一隻破舊不堪的「盒子砲」。李早已警覺有備，加以行動敏捷，搶快一步已經亮出他的左輪直對着那個抽槍的人。那位老兄完全沒有料到這一看，臉上充滿了驚訝和恐懼的表情。但幸虧他還很沉着、穩健，立刻順勢把抽槍的右手，緩慢的垂放下去，繼續走他自己的路。一剎那間，劍拔弩張

的情勢消散無跡。李碩當時沒有「扣板機」，轟死對面抽槍的人，證明他有大將之風。否則稍一慌張，這事不知將如何收場。

抽槍人走到我們身後，高揮着他的左手大聲喊道：「你們慢一點走，等下（念哈）我嘛。」我和李碩二人早已都下了滑竿，一面不斷的回頭注意那一批人的動靜，二則加快步伐希望早一點離開這個現場。轎夫引着我們走上一條小路，李碩一直把槍握在手上。我們研究了一下，這樣不妥當。因為民間的槍械多屬破舊不堪。「玩槍」的朋友一向千方百計想法弄把「好槍」，為了搶槍，可能隨時有人起意摺倒我們兩個人，結果槍命一塊丟。因此得將槍藏好不能直接握在手上。還好，過後一路上平安無事，有驚無險到了重慶。

### 盛世才督辦的盛筵

在空軍服務時期，我在蘭州工作，一天中午上面派令下來要我到新疆伊寧的訓練單位。我隨第一批先頭部隊同行，過迪化時，我們停留了兩天，盛世才督辦把我們安排在招待所內，每天三頓豐盛的正餐之外，桌子上一直放着滿滿的一盤水菓，和另一大盤切好的哈密瓜或西瓜。水菓包括吐魯番的無子葡萄、庫車梨（和天津鴨梨一樣好，只是個兒小一點），還有不同品種的蘋菓。葡萄的品種是上品，比以後我在任何地方吃過的葡萄都要好，只有智利的有子綠葡萄勉強可以相比。我們當中，只要有一個人動了一樣水菓或瓜類，副官馬上把盤子端下去，添得滿滿的再端

上來。這真可算是最好的招待。

另外盛世才督辦曾另下請柬，邀請我們八個人午餐，使我們見識一次從未見過的場面。

一位副官把我們安置在一間花廳內坐下，恭候盛世才督辦駕臨。不久，一隊槍兵縱隊魚貫進入花廳，盛督辦隨後也進入了花廳，身後緊跟着兩名貼身保鏢。盛世才和我們每一個人握手為禮，寒暄幾句，馬上請我們就飯桌旁入席。那一隊衛兵於是立刻又魚貫的從花廳裏撤退，只有他身後的兩名貼身保鏢終席未曾離開一步。於是我們的領隊開始和他談話，同行的年青人也開始用餐，吃得很愉快。

到了伊寧之後，當地的行政長官姚雄少將對我們的招待大致和迪化相似，只是住處的一切由我們自理（這位姚將軍聽說後來被盛世才槍斃了）。我們很快找到了一個叫作艾林巴克的營區，距離機場也不遠，部隊於是決定安置在這裏。等到修繕和建造的工程完成，學員們從內地也到了伊寧，訓練工作於焉開始。

伊寧是一個好地方。漢人聚集在南門（南關？）一帶，有許多飯館。我們在那裏吃伊犁河裏的活魚，三鮮餛飩水餃，或炒幾道小菜吃。我們也去過「老纏頭」的小館吃羊肉包子或麵條，還有一種「囊肉」（無油的烤餅。）更是好吃。「老纏頭」是內地人給唯吾爾族人起的綽號，因為他們如果不帶「小帽」就用白布巾纏頭之故。「囊內」在中東一帶到處都有，也都叫這個名字（發音或稍有不同），印度的餅也是這東西。至於唯吾爾人的「小帽」則更為有名，用厚布、絲絨或

綵子作的，有綉花或鑲珠子的，五顏六色，煞是美觀而具民族特色。吃的方面還有所謂的「啤瓦」（啤酒）店，裏面有串烤羊肉，比莫斯科或中東地區做的都高明，羊肉肥瘦合宜，烤好了入口即化，實在是美味。這是因為羊肉特別美好的緣故。只要不太窮，伊寧的吃食實在太好了。冬季裏蔬菜不多，但這是北方的通常現象。

冬季雪很大，氣溫很低。但因乾燥關係，感覺上毫不痛苦。我們工作相當忙碌，但很愉快。新疆居民種族很多，盛世才時稱為十四個民族。居民大部分是唯吾爾族，當年漢人不過兩成。

但是統治階層中，漢人佔絕對多數，其中不乏品性低下，操守不好的官吏。加以奸商也時常欺騙愚弄當地的土著，因之漢回衝突時有所聞。當地俗稱「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指的就是這種變亂時常發生的意思。而且亂起來就大殺漢人，歷史記載不鮮。

在我居留伊寧期間，傳說又要發生民變，且消息越傳越盛，總算是老天保佑，我在新疆工作了十個月，平安的回到了「口裏」——新疆稱內地為「口裏」。但是伊寧的民變，在我走後一年光景，還是爆發了。那是蘇聯導演的一幕所謂「東土耳其斯坦」事變，艾林巴克城裏的漢人幾乎全部被屠殺。

### 十次學飛一點印象

在空軍服務期間，我作過作戰部隊的聯絡人員，也作過訓練部隊教官的翻譯。在作戰部隊工作時，我們多半在機場陪同警戒。一遇到空襲警

報，我們更要守在機場二百公尺以內。因為遇有  
必要時，需能隨時返回機場為條件。巧在機場被  
炸死的人極少。可能敵機投彈是以跑道或旁邊停  
放而未來得及起飛的飛機為目標，臨近機場附  
近伏在溝渠旁邊的人，反倒比較安全。

隨同訓練部隊蘇聯教官擔任翻譯工作，一種  
屬於學科部份在教室上課，一種則是屬於術科在  
機場協助教練飛行。我兩種工作都作過。教練飛  
行是要教給學員如何掌握飛行新的機種的技巧，  
如何起飛、降落和在空戰中如何作各種戰鬥動作  
。我們作翻譯，有時翻譯抓不到癥處，因為自己  
根本沒有飛行的經驗，於是，部隊長決定給我們  
一點實際飛行的體驗，指定一位教官帶我們飛行  
。每一個人試飛了十次。第一次飛行叫「感覺飛  
行」。使用的是一架初級教練機弗里特。飛機一  
共有兩個露天的座艙，教官坐前座，學員坐後  
座。所謂感覺飛行，是叫學員右手鬆鬆的握着駕  
駛桿（操縱桿）。左手輕輕的握着油門，兩脚都  
踩在尾舵的踏板上，感覺一下飛行一圈起落時教  
官的動作。引擎發動之後，飛機一直在抖動，駕  
駛桿和踏板也在抖動。而操縱的動作都輕微而且  
柔和得很，所以一圈飛下來，我根本就沒有感覺  
到教官在甚麼時候作了甚麼動作。明明飛機是騰  
空了，轉了四個空，降低高度並落在地面上，怎  
麼會沒有感覺到教官的動作呢？而且起飛之後，  
馬上不辨東西南北，也找不到機場在那裏，只看  
到一會兒地面忽然接近了，引擎聲音變小了，飛  
機降落着了陸。像是甚麼都來不及看，來不及想  
，豬八戒圖吞人參菓大致就是這種感覺吧？第

二次飛行，教官就叫我們試行操作，但再三告訴  
我們，不可以緊張而緊抓操縱系統，不給他機  
會糾正我們的錯誤，後果將不堪設想。我們那敢  
不服從。起飛時，首先油門不敢推，教官幫着推  
；不敢抬機尾（後三點，尾巴貼地的老式飛機）

——壓機頭——教官幫着作；離地之後機翼上一  
下斜着飛，自己也不知道。教官幫着把機翼擺  
平。他修正後，我才知道剛剛飛機是斜的——一  
面翼端向下吊，一面向上翹。油門的事早已忘記  
乾淨，教官幫着收小。轉彎時，全部動作都由教  
官代作；在平飛時，我不會維持穩定的高度，教  
官隨時糾正我使飛機上竄或垂下的錯誤。第四個  
轉彎之後，不知甚麼時候收油門。教官替代收回  
油門之後，時時怕飛機失速，手脚不知所措的一  
一切都交給教官，我變成了一個「純座客」。地面  
接近得很快，忽然轟的一聲飛機着了陸，教官左  
右兩脚換着踩踏板，尾舵忽左忽右的擺動幾下，  
滑行的速度減慢，終於停下來不動了。在第二次  
的試飛裏，我的雙手有了點主動的動作，雖說作

的都不對，兩隻脚都不知應該甚麼時候動，以及  
如何動。在以後的試飛中，我漸漸曉得了一次起  
落有多少動作，再配合引證陪同教官教練飛行時  
所說的話，開始容空用腦子想想動作的意義，進  
而開始了解動作該如何作了。後來在起飛後，我一  
直知道機場的所在，也知道了四個轉彎應在何時  
作，但終於是不會作。教官坐在我們的前面，他  
拍一拍自己的頭，就是告訴我們要接手了，因我  
們的動作不對，或者該作的動作我們沒有作。他  
把兩隻手都舉起來，表示我們應自行操作，他已  
經放手不管了。教官的操縱系統和我們的操縱系  
統是連接在一起的，如果一方有動作，另一方就  
會知道。落地動作最複雜，也最為重要。十次飛  
行只能說獲得一點印象而已，不可能學會動作。  
當年我會經投考航校，體格檢查通過了，但  
未入校就讀。沒想到若干年後，還有抓一抓駕駛  
桿的機會，真是老天的賞賜。這一點學飛的經驗  
，對於我們以後翻譯教練飛行的工作，確實有若  
干幫助。

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  
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  
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  
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沖、謝無量、丘逢甲、徐  
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